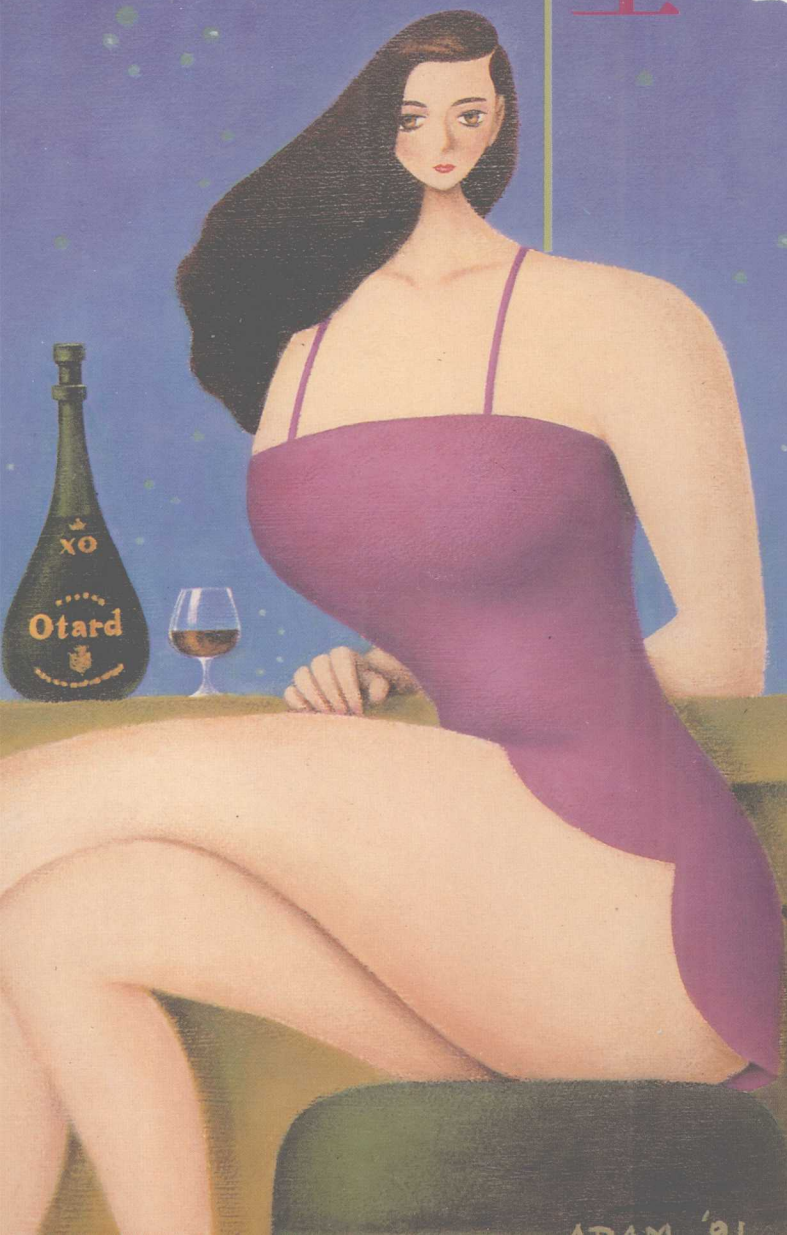


晨星 嚴沁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晨星 / 嚴沁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小說創作雜誌出版 ; [臺北縣]板橋市 : 錦德總經銷, 民81
面 ; 公分. -- (嚴沁作品 ; 18)
ISBN 957-9309-10-8(平裝)

857.7

81000842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嚴沁作品 18 ●

ISBN-957-9309-10-8

晨星

作 者 / 嚴 沁

總 經 銷 / 錦德圖書公司

發 行 人 / 汪成華

地 址 /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-10號7樓之3

出 版 者 / 小說創作雜誌社

電 話 / (02) 956-6521

製作發行 /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傳 真 / (02) 956-6503

地 址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登 記 證 / 局版台業字第1187號

電 話 / 7031828 7057118

初 版 / 中華民國81年3月

傳 真 /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44691-1 汪成華帳戶

定 價 / 新台幣 160 元



嚴沁

台大外文系畢業。原籍杭州，出生於上海，
成長於台灣，居住於香港。
寫作十餘年，出書百餘本。

她的好朋友對她說：「寫作有如愛情，可能是劫。」
嚴沁微笑：「我甘願糾纏一生一世。」

她在文字間展露了內心世界，既感性，又浪漫。
她說：「讓我的讀者在文字間找尋真我吧！」

晨 星

嚴 沁●著

1

寒流南下，冷鋒盤旋，大地顯得特別蕭瑟，今年冬天比往年都長，都冷！

冬天是個現實的季節，它把貧富之間的懸殊，毫不留情的分別出來。窗內錦衣美食的歡笑，和窗外瑟縮牆角，互相依偎取暖人們的悲涼，是個強烈的對比。北風呼呼的吹，它一點也不憐惜那些窮孩子。

舒可宜彎著腿，縮著膝呆坐在床角，地上有她簡陋的行李。明天，她將回到臺北的學校，去完成她最後一學期的大學課程，可是，她那一筆為數不多，卻拿不出來的學費，至今尚未張羅到！天都快黑了，父母都還沒回來，這個時候，每個學校都快開學，家家戶戶都在為子女的學費發愁，尤其在這雜亂的、狹小的眷區裏，那一家能借錢給他們？媽媽一定又是去找那笑裏藏刀、殺人不見血放高利貸的王太太了。

可宜從床上站起來，慢慢的開了燈。她討厭冬天，冬天就像那可惡的王太太。門響了一下，她的妹妹舒守璇凍得臉青青的走了進來。

姐妹倆默然的對望一眼，不需要再說什麼，還有比「窮」字更簡單，更容易了解的嗎？爸媽

去張羅學費，姐姐在家苦等，這種情形守璇自小看慣了，不值得費唇舌去問，沒有錢嘛，還問什麼呢？

燈光下，可宜是美得那麼誇張，那麼尖銳，那麼奪目，任何男孩子會在第一眼就愛上她。她那飛揚著有些跋扈的眉，那十分堅定但十分柔媚的眼睛，水汪汪的。挺秀的鼻樑，薄而靈巧的唇，尖尖的下巴，白裏透紅的皮膚，中等身材卻十分苗條，儀態、風度、氣質都很高雅，給人一種法國第一流模特兒的感覺。廣東人的深輪廓使她有些像混血兒，一股逼人的氣勢從她身上每一個毛孔、每一個細胞發出來。這樣一個女孩子，她不該生長在這裏，這骯髒的、雜亂的眷區裏！

守璇和她十分相像，簡直像到毫髮，若不仔細分辨那絕對相反的氣質，她們可以說是個模子裏出來的。守璇沒有可宜的尖銳、誇張、奪目，她是沉實的、內涵的、收斂的，姐妹倆站兩個不同的尖端，或者，這與她們的個性有關。

守璇是個內向型、安靜、腳踏實地的女孩，她永遠不幻想，不做夢！她不愛虛榮，她從不以爲上帝或父母給予她美好的外貌有什麼了不起。可宜不同，她早熟，她滿腦子幻想，她夢想有一天會做皇后——她喜歡高高在上，她喜歡受人奉承，她極不滿意眼前的境遇，她發過誓要改變它——她能做到，一定能，因爲她除了美麗，她還聰明，十分的、絕頂的聰明！

守璇到後面小廚房生火煮飯，煤球的煙霧，一陣陣的冒出來，在裏面怎麼受得了？可宜是忍不住了，她從來不願做那些家務，守璇——這比她小四歲的妹妹，總是那麼沉默的擔當了這些工作。

「守璇，妳不怕嗆？」可宜在廚房外問。她內心十分愛妹妹，只是她不願意說出來。

「慣了，姐，」守璇平淡的說：「妳坐一下，很快就好，妳明天就要去臺北——」

「是嗎？」可宜自嘲的笑。「一毛錢都沒有！」

「妳放心，媽一定借得到的，」守璇好懂事。「這是妳最後一學期，爸的薪水可以每個月抽一點去還！」

爸的薪水！可宜沉默而無奈的搖搖頭。那薄薄的餉袋，維持一個家已捉襟見肘，還說什麼還債？國家艱難的過渡時期，待遇菲薄原也是不得已，為什麼有那麼多項開支呢？

竹籬笆在響，爸和媽媽回來了。

「爸，媽——」可宜迎上去，下面的話卻凍結住。

從媽媽的臉色，她已能了解一切，難道連那個吸血鬼王太太都不肯借？

蒼老的舒太太嘆一口氣，嘆息聲音隱藏了多少不為人知的委屈和辛酸？

「別擔心，我——晚上再去聽回音！」她說。

可宜忍了忍那失望和難受的情緒，她是堅強的，沒有什麼能打倒她，是的，什麼都不能！即使連一毛錢都沒有，她明天也會去臺北，她不能放棄這最後的一學期，她知道，這是她憑著向上爬的梯子！

舒子笙默然的回到屋裏換衣服，對於這種情形，他十分慚愧，十分抱歉，可惜他無能為力！錢是什麼？真能逼死人嗎？

天已全黑了，昏黑的燈光下，舒太太幫忙把晚餐端出來，一家四口圍著方桌坐著，空氣顯得奇怪的沉悶，大家都是心事重重！

吃了半碗飯，竹籬笆外面的門鈴響起來，可宜迅速的站起來，她有預感知道誰來了！推開門，冷得她打了個哆嗦，她咬著牙根衝進寒風，竹籬外是她熟悉的修長影子。

「劉愷，怎麼來得這樣晚？」她示意他進來。

「有一點事，」劉愷聲音很低沉，很老實。「妳——能不能現在出來一趟？」

「有事？」她問。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臉。

「妳一直說想吃沙茶牛肉，我請妳！」他說得很豪氣。

「你——有錢？」她意外的。

「去嗎？」他不置可否。

她想一想，餐桌上那少量的便宜菜蔬怎能跟沙茶牛肉比？尤其在這冷天裏。她揚一揚頭，拋開煩惱及時行樂才是真的，學費的事留待明天再想！

「你等我穿件外套！」她轉身進屋。

三分鐘，她出來了，身上多了件已經很舊的太空衣，她毫不在乎的關上竹籬笆門，與他並肩而去！

出了眷區，他們好像來到另一世界，街道上的汽車、行人，還有那些令人興奮的燈光，使她

整個人都振奮起來，把手插到他臂彎裏，緊緊地靠著他。

他不算漂亮，瘦瘦的，高高的，年紀並不大，頂多二十三歲，眼睛很深、很黑，很有思想，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他眉宇間的那一抹堅毅之色，那是同年紀男孩中少有的。他看來很懂事，很細心，他是屬於那種智慧型的。他和可宜是青梅竹馬的朋友，一同上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。他們同住眷區，他的家境也不好，但是，他總是想辦法幫助可宜，對她，他可以說是無微不至！

「你媽媽知道你又來找我？」可宜仰望著他，那張美得驚人的臉就在他面前晃，他心中一陣波動。

「她其實並不反對我跟妳在一起，我們一向就好，」他笑一笑。「她只是說妳太美——何況，反對也沒用！」

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？太美也是罪？」她揚一揚眉。

「不談這個，明天一起走？」他問。

「我的學費還沒弄好！」她聳聳肩，她從不瞞他的。

「我聽妳媽媽說起，」他皺起眉心。「我就是爲這件事找妳出來！」

「有什麼用？你又沒錢借給我？」她不在乎的。他們已走近那家沙茶牛肉店了。

他笑一笑，不置可否的帶她走進飯店，叫好了火鍋，選好肉類和蔬菜，才慢慢的從口袋裏摸出一個信封。

「這裏有一千塊錢，妳先拿去用！」他低聲說。

「你——」她睜大了眼睛，她不能置信，她跟她一樣窮。「這是你的學費？是嗎？」

「不是，妳——別管，妳拿著，」他誠摯的把錢塞到她手裏。「吃完飯去告訴伯母，別去找放高利貸的王太太了，到了臺北我還能再給妳些！」

「不，劉愷，我不能拿你的錢，」她堅持著不要，她雖愛虛榮，但不貪心，她不願連累劉愷。「除非你能證明這不是你的學費！」

他再笑一笑，笑得真誠極了，他是個固執又死心眼的男孩，他無法忍受可宜拒絕他的幫忙。

「看，」他打開皮夾，一疊整整齊齊的鈔票放在那兒。「這才是我的學費，妳放心拿去吧！」她猶豫了一下，她說不出心裏的感激，在她最困難的時候，他及時伸出援手，何況他並不富有。

這筆錢——算了，別想，也別問，接受就接受，以後想法子報答他就是了，他這種人絕不會有不正當的錢！

「那麼——我以後會還你，」她輕聲說：「我不說謝謝，你會明白我的心！」

「可宜，」他握住了她的手，眼光熾熱，跳躍著火花。「別想著還的事，我們倆——還分什麼彼此！」

「好！」她爽快的笑起來，她的煩惱擲開了。「我聽你的！」

火鍋裏熊熊火焰染紅了她的面頰，眼中的光芒盈盈流轉，她像一個發光體，渾身散發著引入的青春光芒與活力，她照亮了四周的所有人。男人的眼光是羨慕，女人的眼光是嫉妒，在每一個地方，每一種場合，她不用出一聲，自然會成為全場的中心人物。她看著對面的劉愷，這老實而

深沉的男孩掩不住眼中的感情和醉意，他愛她，她知道，很久、很久以前，她還是個中學生的時候，他就愛上她，沉默的，用心靈去愛，她呢？她不知道，她真的不知道愛不愛他，只是，她滿意於他的愛！

「別呆呆的望著我，走了嗎？」她愛嬌的。

「哦！」他振作一下，付了錢，挽著她走出飯店。

不知怎的，面對著她，他覺得彷彿全身都在燃燒，他簡直控制不住那股狂熱的感覺，他想親她、吻她、摟她、抱她，但是他不敢，他們之間是純潔的，他們最多手牽著手，他不敢冒犯她，在他心中她是女神，壓抑自己是多麼痛苦的事？但他情願，他可以等，他願意等，總有一天她會屬於他，完完全全屬於他！

「又在想什麼？你這個人心眼兒太多！」可宜說。

「我在想回學校的事！」他支吾著，他不能說出心中所想的。「還有畢業以後的計劃！」

「不必想得那麼遠，我明天能安然度過就行了！」她說：「不過——劉愷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明天離開新竹之後，我永遠不再回來！」

「爲什麼？怎麼回事？」他摸不著頭腦。

「二十年，我住怕了那鬼眷區，」她搖搖頭，再搖搖頭。「我要用自己的力量，創造出一份新的生活！」

「這兒有妳的家人！」他提醒著，他從來沒想過永遠不回來的事，雖然他也怕了那環境。

「我會接他們出去！」她揚一揚頭，充滿信心的。

「妳不是也想得很遠？」他反問。

「錯了，這不是想得遠不遠的事，這是我的夢，做了十幾年的夢，」她搖頭。「我根本沒想過畢了業要做什麼，可是我有信心，我一定能接他們去臺北！」

「別希望得太高，免得失望更大！」他說。

「別擔心，失望永遠打不垮我！」她伸一伸手。「我是在失望中長大的！」

他看著她，有些激動，她那句話是多少痛苦的經驗堆積起來的？失望中長大的女孩？多令人心酸的一句話！

「別提那些，明天一早我陪妳去買車票！」他們走入眷區，圍繞在他們四面的燈光消失了。

「幾點鐘的車？」她習慣的抬高他的手。她一直沒有一隻手錶，而他在半年前接到美國舅父寄來的一份禮物，那是一隻全新的亞米茄錶。

手腕上是隻舊的、泛黃的、古老的錶，是他戴了十幾年，還是他父親用過再轉給他那隻錶，她呆了一下，怎麼回事？那隻新亞米茄呢？

「你的錶——」她掩住口，不使自己再說下去。她完全明白了，她不笨，平日連一元、二元都要計算一下的他，今天怎會突然闊起來？那一千元，那一餐沙茶牛肉，她的心扭緊了。「你——賣了它？」

「不，當了！」他平靜的說。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臉，只聽得見他平靜的聲音，十分平靜。

「你——不該這麼做的！」她深深吸口氣。

「只是一隻錶，不是嗎？」他毫不在乎的。她突然記起了他當時收到這份禮物時的狂喜，他真能不在乎？「它比不上妳前途的萬分之一！」

「劉愷——」

「我懂得妳的意思，別擔心，」他溫和的拍拍她，他那沉沉重重的感情，壓得她透不過氣來。

「回臺北多當兩個家教，一個月就贖回來了！」

她不說話，繼續往前走，她有一種感覺，她不該拿這筆錢，她說不出爲什麼，似乎——她對劉愷將永遠無以爲報，她會永遠負下這筆債——

「我不能拿你的錢，劉愷。」她慢慢的、小心的說。她了解他的脾氣，他主觀又好強，不能傷他的自尊，窮孩子的自尊心比別人更強。「我們只是——朋友，萬一將來我無法還你，那——」

「夠了，」他揮一揮手打斷她的話。「我們是朋友就夠了，在這個地方，我們還能再找出一個朋友來嗎？」

她搖搖頭，他說得很好，可是她仍覺得不該，劉愷的意思好明顯，他說他們該不分彼此，他暗示著什麼，對嗎？但——那可能嗎？她完全想不出有什麼關連！明天要繳學費，算了，由他去想吧！將來，她無論如何要想法子報答他的！

「將來我一定要——」

「報答，是嗎？」他握住了她手，這是他最大的安慰和渴望，他能清清楚楚的感到她在他身

邊，清清楚楚的感到她的存在。「再說一次我就不饒妳！」

她不說了，心裏記住也是一樣。她裏緊了太空衣，就快到家了，媽媽知道她已籌到學費會是張怎樣興奮的臉？那張缺少營養、飽經憂患的臉，什麼時候才能有真正的笑容呢？

站在竹籬笆外，他沒有要進去的意思，也不走，只那樣深深的、癡癡的望著她，他——要做什麼？他從來沒有這樣子過，他眼中跳躍著什麼？令人有窒息的感覺，他——不是生病吧？

「劉愷——」她疑惑的，關心的。

「可宜，」他的聲音乾澀得困難。「這件事希望別再提起，妳只要知道我——愛妳！」

他掉頭就走，幾乎連一秒鐘都沒有停留。她的反應那麼快，她跳起來追上去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。

「劉愷——」她叫。她心中好亂，她不知道為什麼要抓住他，在她生命中，他第一個說愛她？或是因為——對錢的感激？她分辨不出，她只是抓住了他，在他轉身的一剎那，重重的短短的吻他一下，反身逃進竹籬笆。

這短暫的一剎那簡直像夢，一個五彩繽紛的夢，那完全不像是真實的，她——吻他？她也愛他的，是嗎？

劉愷足足呆了站了五分鐘，才從迷糊、狂喜中回過神，可宜早已失去蹤影，但——那小屋裏的燈光，那參差不齊的竹籬笆，那是真實的。絕對真實的，可宜，那使他神魂顛倒的女孩子，竟主動的吻了他，那絕對是真實的！

他心中充塞得滿滿的，他情不自禁的笑起來，那是滿足的、感激的笑容。他自認配不上可宜，可宜太美，美得令他自慚形穢，她真的該是公主，該是皇后，像那被美國人捧得只有天上有的桂林，遠比不上可宜，可宜該有個王子來配，是的，一個王子，但是——是他嗎？他永遠不能成爲一個王子，做夢都不能！

「劉愷，劉愷，你走了嗎？」可宜的聲音從窗口飄出來。「媽媽讓你進來一趟！」

他連忙振作起來，他不能讓他們看出他的失神。推開竹籬笆，他迅速的走進小屋。舒太太站在門邊等他，她手上握著那一疊鈔票，臉上的感激神色令人難受。他吃了一驚，原來叫他進來是爲了這個？他怕這種場面，他從來都不想誰感激他的。

「舒伯母，妳叫我有事？」他垂著頭，既不敢看舒太太，更不敢看可宜。

「劉愷，我真不知道說什麼，」舒太太乾癟癟的說：「你爲可宜所做的，我們全家都會記得！」

「伯母，別說這個，我——要回去了！」他轉身欲走。

「慢著，」舒太太的手握住了他的手臂。「你和可宜從小是好朋友，你對可宜好我們也都知道，」停一停，慢慢又說：「我希望你們一直好下去，懂嗎？孩子！」

「伯母，我——」劉愷的臉脹得通紅，這種話再蠢的人也會懂，只是——他希望不是因爲這一千塊錢的關係！

「在臺北多照顧可宜，一個女孩子在那兒總不太方便，」舒太太又說，他看見她眼裏的笑意，他明白，她絕不是爲了那一千塊錢，她是真心的。「我把可宜交給你！」